春华秋实,春种秋收。时序到了秋天,庄稼次第成熟,大地上呈现一派五彩 斑斓的丰收之美。

通常,丰收的景色是黄色的,例如稻子。到了秋天,稻子成熟,叶片由墨绿转为橙黄,沉甸甸的稻穗,籽粒饱满,低头弯腰,以虔诚的姿势叩谢大地养育之恩。一田一般看子连成片,汇成海,远远望去,一派金黄,宛如巨幅水彩画卷。联合本型、机把野当作沙盘,一趟趟地切割、吞吐,专心致志地创作沙画。站在田埂上,感受机械化作业的轰轰烈烈,脸上洋溢着丰收的真悦,一股豪情油然而生。

脱下来的稻谷摊晒在晒场上,也是金黄的。晒场像一只没有沿口的平底锅,摊开的稻谷犹如"蛋饼"。晒至晌午,庄稼人拿着、刮板,在"蛋饼"上推出一道道"完徽、微风习习,庄稼人忙着扬场。铲一锹稻谷向空中抛去,一道抛物线横空中地去,一道抛物给谷子纷降落,如春雨溅叶,如春蚕食桑,"沙沙"作降落,如春雨溅叶,如春蚕食桑,"沙沙"作响。拣一粒稻谷放进嘴里,"嘎嘣"一声酥成两截,嘴里还留有米粒的余甘。庄稼人知道,稻子已晒干,可以归仓了。

金黄色的还有玉米。掰下来的玉米棒 摊在晒场上,晒干水分后,玉米脱粒机派 上了用场。机器轰鸣,玉米棒从入口喂进 去,吐出时就成了光秃秃的芯棒。脱下来 的玉米粒堆成小山,黄灿灿的,如一座金 字塔,看着让人喜欢。也有将玉米棒用麻 线串起来的,或将玉米棒的壳绞成串,挂 在屋檐下凌空横架的竹篙上,如编钟,将 民房装扮成黄金屋,让人心生喜欢。

除了黄色,秋天丰收的颜色还有紫色、绿色、黑色、白色、红色。紫色、黑色、白色、红色。紫色的是月亮菜,从木叶动秋声的初秋,到草草木。 明亮了整人的眸子。绿色上,明亮了路人的眸子。绿色光彩,寒色上,明亮了路人的眸子。绿色光彩,是三天林时,站在晒场上侧耳细听,隐如黑溜的轻响,"啪"的一声,蹦出圆溜溜的轻声,这时连枷派上用场,"砰砰砰"地挥舞连枷,豆粒滚落一地。的箕车秸秆,晒场上,或摊在屋顶平台的簸箕

丰收的颜色

□疏泽民

里,成为晒秋版画里重要的构图元素。

黑色的是芝麻,收割下来的芝麻秆摊在篾盘里晾晒,用短木棒轻轻一敲,黑蚂蚁似的芝麻"沙沙沙"地落了一层。别看它外皮黑,里子可是白的,吃起来可香了,餐桌上的汤圆、麻饼少不了它做馅,超市里的芝麻粉、芝麻油,都是它的代表作。

白色的是棉花。棉花的采摘期长,从初秋到初冬,棉桃依次成熟,炸裂,吐出洁白的花朵,如一只只白蝴蝶,栖息在棉秆上。人们将它们摘下来,摊在门前的去,缝在晒场的尼龙纱网上,远远望去,犹如一簟簟蚕宝宝,如一朵朵白云,如一座座雪山,给人一种圣洁之美。摸一摸,柔软而又温暖;闻一闻,满是阳光的味道;瞟

一眼,心里早已乐开了花。

最喜庆的要数红色。红红的高粱,高举着火把,站在秋天的田野里。收获后的高粱经过脱粒,摊在农家晒场上,犹如燃起了一堆篝火。赶在霜降前摘回来成的燃料,一时吃不完,就用细线将它们穿成一串,挂在墙上风干,留作冬日里火锅的调料,随用随扯。一挂挂长长的辣椒串,如一副副火红的春联,又似一串串喜庆的颗炮,一眼瞟去,心里似乎燃起一团火,浑身顿时暖洋洋的。

秋天里,丰收的颜色还有很多,譬如红薯紫,柑橘橙,黄豆乳黄,马铃薯肉白……数不胜数。丰收的颜色,五彩斑斓,喜气洋洋!



金秋

李彦 摄

都慢生活人

崖州晚秋

例 例 例 **07**

2023年9月22日

星期五

邮箱: 3213456266@gg.com

□主编:郝 良

□编辑:王万礼

□美编:杨蕙菱

金山悠悠田城主

秋日尚热,起了个早,带着 家人去了不远的金山寺。

驻足回望,万亩荷塘已有莲蓬株株,倘若要看晚开的荷花还得近观才行,清香弥漫而来,自然想起乱入荷塘开心系莲的,景致来,正所谓"采莲南塘秋,莲花过人头。"极目远眺,更有看"梁平坝子新宁田,种好一年

管三年"盛誉的宝塔坝子,土壤肥沃,物产丰富,十足的天然粮仓。这宝塔坝远观犹如一艘大船,宝泉塔如同船舵朝向县城方向,据说建塔的一个目的就寓意着屙金吐银,使宝塔坝五谷丰登、堆金积玉。日上三竿,原路返回,遇见生于斯长了自然的一位老太爷,他有条不紊地向我们描绘了自己的新生活,在现代农业机械的帮助下,毫不劳力就让稻谷满仓,闲暇时就爬爬金山寺、游游下南荷塘,旅游旺季时还可以把农家特产销售给游客,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

"宝塔坝,百里见宝塔;宝塔坝,烟村十万家。十万人家同一社,十万把银锄种庄稼",诗人梁上泉曾勾勒了传统农耕的宝塔坝景象。如再把金山旅游和现代农业融合进去,便可谓"金山禅林,宝树芳莲;宝塔耸峙,田城丰年"。

家乡秋景谁绘就

□朱伟华

秋天像一幅巨幅油画,铺展 在天底下。

田畴金黄。仔细看,一坵坵 四方形、长条形、不规则的稻田, 像积木拼在一起。或浅黄,或深 黄,相邻的积木呈现出高低不同 的层次,但一律被黄色统领,铺向 天边。这油画似乎有抽象派的韵 味,表达着共同的主题。

远处,有机器在闪光,人影在晃动。那是收割机一边吐出秸秆,一边吐出秸秆,掀开稻浪后,露出微黑的田泥。田野尽头是村庄,是升起的炊烟,还有鸡鸣和狗吠。仿佛油画掺入了驳杂的颜色,在秋阳笼罩下,祥和而辽阔。

母亲要我去摘丝瓜,每天能摘一篮子。她现在丝瓜吃腻了,全部用来喂鸡。我有点惋惜丝瓜的廉价使用,这可是我最喜欢吃的蔬菜。池塘边的丝瓜棚有一人多高,绿色的叶片,点缀黄色的

一群白鹤在天空飞过 飞向远山僻静的树林 我孑然一身 躲进稻穗的心脏里 谪听秋收的私语 泥土的芳香漫过全身

在黝黑的脸上 阅读汗水 在晚风的吹拂中 触摸蛙声的潮汐

季节的馈赠伸手可摘

每一片屋檐 都是我栖息的家

淡淡而去

秋收絮语

不出名字的昆虫,在花叶间飞舞或停驻花蕊。粗一看,还以为金黄的花里掺了杂质。围着瓜棚转了一圈,花叶间躲闪着大大小小、不计其数的青灰丝瓜,有蜷曲的,有卧棚架的,也有悬空的。不一会儿就摘了一篮子丝瓜,外加一个大胖墩冬瓜。

伯母挑一担空米箩,放在晒垫旁,准备收晒垫里的花生。"麻子,红帐子,里面睡着身从晒垫里子"想要上的 在一个,红帐子,里面睡着身从晒垫里子,就一个一个,对底,到开麻屋子,去掉红帐进里子,就看上一个,一个,一个,一个,一个,一个,一个,一个,一个,一个绝不寂寞。

去摘辣椒的路上,看到苍翠红的路上,看料,落树上结满了油茶籽,蒸红雾了枝头;在露了枝头,聚蓝着地面,不露的油油茶果压盖着地面,不不顾的水水,看到的泥土;后处上,后处红的的正挤胀着黑色的泥土;后枝点上著。上里的辣椒,有的湿染下,正一人大迎来的采摘。

在初秋的下午,在铺展的巨幅加大。这多游子再一次洞悉的鱼微和斑斓。是那些自己的老人,他们用不再的的者形成,他们用了美丽的的臂膀,绘就了美丽的乡秋景,承接历史,赓续未来,他们筑起的后方堡垒,也成就了年轻一代的光荣和梦想。